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山東通志卷一之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劉湄

檢討臣德生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助教臣卜維吉

謄録監生臣張同履

山東通志卷一之一

典謨一 帝典聖謨文思光被不敢以小序弁首謹附識言於後

世祖章皇帝登極恩詔 順治元年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我國家受

天眷祐肇造東土

列祖邁圖鴻緒

皇考彌廓前猷遂舉舊邦誕膺

新命迨朕嗣服雖在沖齡締念紹庭永綏厥位頃緣賊氛

洊熾極禍明朝是用托重親賢救民塗炭乃方馳金鼓

旋奏澄清既解倒懸非富天下而王公列辟文武羣臣

暨軍民耆老合詞勸進懇切再三乃於今年十月初一

日祗告

天地

宗廟
社稷即皇帝位仍建有天下之號曰大清定鼎燕京紀元
順治緬維峻命不易創業尤艱況當改革之初更屬變
通之會爰乃酌今準古揆天時人事之宜庶幾吏習民
安彰
祖功
宗德之大所有合行條例臚列如左各條欵不能備載

人臣儆心錄序 順治十二年

朕惟人臣立身制行本諸一心心正則為忠為直衆美集焉不正則為姦為慝慝衆惡歸焉是故心者萬事之本美惡之所由出也顧事有殊塗心惟一致一於國則忘其家一於君則忘其身如此者不特名顯身榮邦家亦允賴之矣若夫姦邪之流樹黨營私怙權亂政卒致身名俱喪為國厲階蓋緣居恒無正心之功一當勢利遂昏迷瞀亂狂肆驕矜上昧王章下乖臣誼或作威而聯羽翼或比匪而效奔趨如譚泰石漢以累世舊臣久叨

恩遇不思圖報逞臆横行跋扈自恣目無綱紀陳名夏則一介竪儒驟蒙顯拔倚任深重賜賚優隆而乃背德植交蔑法罔上此皆自作罪孽以致隕厥身家朕歷稽往古宵人誤國代代有之觀諸近事復烱鑒昭然足為永戒恐後之為臣者或仍蹈覆轍負主恩而渝素志至於身罹刑憲悔悼無由故推原情狀而論列之錄成一編以為人臣儆心之訓云

植黨論

自古國家太平之治率由大小臣工協力和衷以熙庶績乃能久安長泰流譽靡窮顧為臣之道其類不一大約不植黨與不愛虛名不營己私不貪賄利敬以飭躬誠以事上耿介自立勤慎涖官其至要者矣若此則品行以端學術以正而功業以成稱曰純臣庶幾無媿彼邪臣則不然其作慝也多端而要莫大乎植黨當其始進每以小忠小信矯飾身名乘人主鋭意圖治之時巧售其術以邀知遇人主推誠以任待之不疑俾據要津

事權在握於是假王朝之刑賞逞一己之威靈廣樹私朋以為羽翼陽託舉直錯枉之名陰行黨同伐異之計附己者譽而援之躋於通顯逆己者毀而攻之陷於罪戾其意將使蹇諤之士盡去朝端凡析圭擔爵之人必皆出其門而後已浸淫日久而匪類漸滋國事漸壞流禍可勝道哉或曰植黨之禍既如此矣將踽踽涼涼獨立無耦而後可乎古人之言達道終及朋友之交則又何也曰不然亦各權其重耳夫人平居里閈則重友誼

比肩事主則重臣節重臣節即不復得論交情是以君子之事君也不茍為同不求為異其心祗知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而已故孔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和而不同亦何植黨之有如虞廷二十二人或都或俞或吁或讓其時師師濟濟庶尹允諧夫豈無朋而後世不得目之為黨若唐之李逢吉秉政擅權引用張文新李訓李續之李虞劉栖楚姜治張權輿程昔範之徒分布要劇勢震朝野傾陷正直李宗閔惡李德裕則引用牛僧孺等以

排擯之而德裕亦與宗閔各分朋黨更相傾軋致使其君興歎於去河北賊易去朝中黨難而唐祚因之以不振矣宋之章惇冋上行私引用蔡卞林希張商英黄履米之邵周秩上官均等居要地任言責協謀朋奸報復仇怨而蔡京蔡攸至於父子為敵各立門户宋亦以衰嗟乎以終身之心力不用之致君澤民而用之呼朋樹黨不用之服官行政而用之怙姦嫉賢究乃毒釀一時穢流萬世埶權有盡嗤笑無窮夫何益哉彼有國者亦

奚利有此臣哉此植黨之風人臣所當深戒者也

好名論

凡為臣者宜崇實效不宜務虛名務名者其行必矯其意必浮苟取一時之聲稱而其言與事之當否弗顧也推原厥心以為吾發之於言舉之於事但可以見吾志成吾名足矣至於必可見之施行必可垂之永久者則皆貽之君上而彼不與夫使人人盡懷好名之心則國家之實事又將誰倚為戚為休不相關切如秦人視越

人之肥瘠漠然無所動其心豈非不忠之大者哉或曰孔子曰君子疾歿世而名不稱名亦人所宜尚也苟盡不好名將敗德踰閑罔知所忌不更可懼乎曰不然夫敗德踰閑之徒乃不可一日容於世者也烏足道哉所謂不好名者令其專力於實以期有濟於國耳使實至而名從之則名非浮名詎不甚美惟一意於好名而不顧其實則雖言若近正事若近理皆斷不可行斷不可久者矣是故以好名之心事主則輔佐必不誠名為將

順而實則陰飾依阿名曰勔勸而實則外沽侃直以好名之心用人則舉錯必不當所奬進者炫燿浮華之輩而擯抑者淳樸厚重之儒以好名之心進言則建白必不純或附於雷同而非本肺腑或出於矯激而自命孤高以好名之心治民則愛養必不篤興一利或名美而實背除一害或名去而實存以好名之心飭行則踐履必不端或糲食敝服以鳴其廉或厚貌深情以文其度彼將以欺世盜聲匿情干譽而一朝敗露伎倆畢窮上

必見棄於君下必見絶於友如王衍殷浩之流其明鑒也不特此也充好名之獘必黨比矜爭貽害深遠如東漢李膺荀昱等徒以善善惡惡更相標榜立顧厨俊及之名至隕其軀無裨於世此其人皆賢者而好名之獘尚至於斯況夫不崇實效純務虚名上則誤君外則誤世内則誤身者乎於戲可戒也已

營私論

天地以無私成其至公人君奉之以馭天下故喜怒無

毗刑賞必當况為人臣者而可懷私心以自遂乎夫私每起於一念之微而害必及於天下之大不可以不戒也何也人惟無私則其識明其守堅其道平其衷坦何德不成何功不立苟一有私則雖有過人之才為私所撓而皆不能以自見其遇事也明知為當行者或以不便於己而已之及不當行者則又明知其過第以有便於己而必行因之意慮昏憒是非淆亂外拂乎輿論而中常懷夫瞻顧之思欲望其進正人陳正言建正業豈

可得哉是故營私之人深藏厥心乘間而發往往假正大之論議濟其陰險之謀以幾倖於人之墮其術中而不覺甚則以彼私心措諸行事跡其外亦似正人君子之所為而曖昧之衷常不可以質鬼神而告天地於是後國家之正務而先便身圖慮不及於四方而常急為子孫之計至或有所汲引則不問其人之賢與愚才之能與否而惟私是視所愛且譽者必其比昵者也不則有恩於彼者也不則欲招致之以為腹心者也所憎且

毁者必其疎遠者也不則有怨於彼者也不則勲名才望出於已右而思所以排擠之者也夫惟出於私心故愛憎毁譽乖謬若此如唐之李林甫忌張九齡李適之盧絢則百計陰陷去之而後快喜王共吉温羅希奭則引置要地以排抑正人嗟乎林甫秉國之鈞不可謂不尊十有九年不可謂不久賜以貢物不可謂不渥而乃恣意行私忍負君恩而不顧尚得謂之有人心哉私之不可不去也如斯矣然則去私當奈何曰化乃禍心祛

乃忌心正乃偏心上惟効忠於主下惟加意於民遠則畏後世之公評近則愛一身之名節然後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足以酬君恩而有益於天下為人臣者其愼思之

徇利論

利之禍人甚矣哉古來人臣之敗名喪德亡身覆宗莫不由此如張禹之内殖貨財元載之外通賕賂王戎之執籌會計石崇之聚賄爭豪或被僇於當時或貽譏於

後世故書儆殖貨詩刺貪人魯褒致論於錢神崔烈見嘲於銅臭利之當戒自昔然矣或曰利何以禍人至此哉曰利也者義之反而害之鄰也狥利之徒其處心積慮昕夕圖維者唯利而已大則縱其谿壑之欲而細不遺夫錙銖念一注於豐腴而遂不復有及人之惠豈更能卑躬約已以名義為重哉是故嗜慾勝則神智昏昧久大之圖而計不出乎眉睫其始也亦未嘗無砥礪之志而一為利奪即頓喪其所守不惜寡廉鮮恥以求之或

機械巧設欺世以遂其侵漁或殘虐橫加戕物以行其饕餮不知罔利既久叢怨必深既衆論之所難容必王章之所不貸即令偶逃國憲坐擁家貲而天道忌盈多藏賈禍詎得長享富厚哉嗟嗟既已委身為臣矣試思朝廷之所以任己者何其重百姓之所以望己者何其殷與夫生平之所以自許者何其遠且大而孳孳焉唯利是逐尚堪靦顏立於人世耶度其心不過圖一己之逸豫耳博一時之聲勢耳貽後人之饒裕耳夫逸豫之

樂孰與禮義之高聲勢之浮榮孰與事功之不朽貽以饒裕孰若貽以清白之為安且蹈危履險貪得無厭凶於而身害於而家又何如知止知足不辱不殆以潔其身而保其家也故漢儒董仲舒有言皇皇求財利常恐匱乏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柰何居大夫之位而為庶人行哉且大臣不廉無以率下則小臣必污小臣不廉無以治民則風俗必壞層累而下誅求勿已害必加於百姓而患仍中於

邦家欲兾太平之理不可得矣夫利之為名人莫不知避令試詬一人曰汝徇利彼必艴然不受也及其見利又往往口鄙而心羨之或心知其非蔽於欲而躬蹈之曰吾姑取焉未必遽至於害也又奚怪乎清文濁質者之比比哉故反覆乎徇利之害令貪利者静思而力改之耳

驕志論

今夫萬乘之君至尊也百官兆民罔不從令茍惟所欲

為孰能沮之然且兢兢焉仰畏天鑒俯顧民岩凡行政用人必式協輿情而不之拂乃為人臣子反逞其驕志可乎哉是以人臣之行莫善於敬莫不善於驕蓋驕則自盈自盈則惰慢之氣存於中傲肆之形見於色雖有善焉莫之能益矣或曰驕之類可得聞歟曰驕之為類多矣而大者有三有恃夫勲勞者有矜夫才學者有挾夫權勢者夫策勲立業亦人臣分内事耳在上者酬庸念舊或改容而禮貌之在下者必不宜自恃勲勞遂可

怠其臣節至若才能學問靡有盡期譙則日底於有餘驕則日底於不足人臣倖以才學見用於時政宜虛已受人集思廣益庶幾足以答知遇而展經綸乃矜之而驕則雖有異材其亦不足觀也已若夫大權重勢維辟所以宰制天下者人臣靖共守法佐主分猷當以慶賞刑威還之朝廷而已不擅乃挾之而驕則何道也凡此者莫不始於自盈而其流獘遂不可殫述或曰其流獘奈何曰恃勲勞者苟有侈然自詡之心則恣意而行鮮

所顧忌節制之則觖望之念生優而容之即又漸滋其跋扈夫德不勝驕則功不勝罪人主縱欲矜其舊勲而貰之詎可得哉矜才學而驕者謂天下之莫已若也於是發論必以為嘉謨創法必以為成憲訣之則以為賢而拂之即以為不肖夫天下之大豈無智能足以藉資者而自彼視之皆無足取終至佞人日親正士日疎豈第無益於身抑將貽誤於國家矣倚權勢而驕者多因人主謂其足用不免專望而優待之望之也專彼則曰

非我莫勝也待之也優乃又倚一人之重之而習為倨傲至於頤指當世凌轢百僚彼且不知為驕也曰應也獨不念人主專望優待之意謂何而忍負之耶是故以韓信之勳勞驕焉而竟至怨望以王安石之才學驕焉而竟至執拗以竇憲之權勢驕焉而竟至凌肆驕之流弊如此故曰人之行莫善於敬莫不善於驕也或曰敬之善奈何曰惟敬則不特不敢恃勳勞而方懼無以盡吾力不特不敢矜才學而方懼無以副厥職不特不敢

挾權勢而方懼無以免於過夫如是則何驕之有哉

作偽論

人君之於臣也猶父之於子子無不可告於父之隱臣無不可達於君之情比而觀之其道一也故臣之事君一切智術皆無所施而惟以區區之衷可相得而罔間者無他曰誠而已矣不誠則偽偽則計謀日益拙思日益勞而所以事君之道日益乖是故一誠有餘百偽不足人亦何事舍可恃之誠而作無益之偽乎原作偽之

心亦各有其故矣或有身居樞要而中懷欺蔽欲以智巧惑主上之聰明遂乃反覆眩真以黙逞夫私臆者或有素承優渥而心懼衰替思以迎合永固其恩寵遂乃顛倒是非而有所弗顧者或有性本柔靡而希旨取容或有懾於威嚴而萎薾不振冀以獲上之歡心遂伺意屢遷不復自持其真見者或有外通請謁而苞苴是徇或有内庇知交而互為掩飾情殷私室念薄公家雖至身蹈欺蒙而不遑自恤者或有躁競之流苟於進取乃

緣飾廉隅以倖遂夫詭獲者或有忌刻之徒慮夫人之勝已乃顯與而陰誣至於嶮巇之形生於俄頃者此其所行不同而為偽之心則一乃如之人無一可者小則挾術以文姦如王戎之偽增戶口以邀求上考張湯之懷詐面慢以致位三公大則藏欺以誤國如盧杞之陰深險賊以脅衆樹威丁謂之憸狡過人以嫉賢誑主有臣如此誠國家之大蠹哉大抵人臣之所望於君動曰君其信我勿疑耳夫上之於下孰不欲以至誠相接哉

使人臣各秉誠以事其君亦何嫌何疑而不視為手足腹心也者夫惟因偽而後疑因疑而不信則皆作偽者之自取也故曰一誠有餘百偽不足嗟乎偽亦奚利於人哉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蓋以其有是至誠之心也今且去誠而崇偽其於禽獸又奚擇乎故不誠則偽不偽則誠纖介之差繆乃千里危乎微乎在人臣深辨之耳

附勢論

夫人性不同或為剛克或為柔克而其能確乎立於天地之間而不可抜者則在有定識與定力有定識則其察乎古今者明而辨乎人已者晰有定力則榮辱不能揺其外而利害不能動其衷故夫和而不流中立不倚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者皆有定識定力者也此其人豈復有附勢之事哉若夫附勢者往往内無所主而隨時事為去來外多所依而因世俗為俯仰平居既無不易之守遇事又鮮獨斷之才於是畏權

門之赫奕羡仕路之紛華二者交戰於胷而不能以自立有為名高也者而亦與之為名高有為厚利也者而亦與之為厚利有為權謀也者而亦與之為權謀唯諾其言脂韋其色則諂媚之形也譎詐多方變遷不測則閃爍之衷也先意以迎瞰時而發則機巧之術也是故當勢臣之盛也倚為奥援趨承恐後密効其策顯樹其威及夫衰也則去枯集菀曾不崇朝甚且回靣訾議隨聲而攻擊之以彌縫其故跡如林特劉承珪等之附王

欽若而助之姦邪呂惠卿陳升之之附王安石而悠為反覆豈非小人之尤者哉盍亦反而思之既一日為臣雖以主上之威嚴或有失焉猶當直諫不阿補闕而効之忠不敢自安於緘默彼勢臣亦臣耳果何怯於彼何益於已而蒽蒽曲謹營營趨赴如是哉茍人臣見勢而皆依附之則雖畢智盡能國家曾不能得一日之用如唐之韓泰韓曄柳宗元劉禹錫附王叔文唱和謀議互相推奬中豈無一二智能之士而一失其身為萬世詬

良可鑒哉夫惟其無定識定力故至於此或曰識與力何以定之曰在明大義在重大倫在植大本在行大道而已使已之所明者聖賢之訓而誠正之學也則孰得而亂之所重者君國之猷而臣子之經也則孰得而淆之所植者直方之性而正大之情也則孰得而撓之所行者忠孝之事而貞良之誼也則孰得而誘之誠如是也亦奚畏且羨於勢而附之為

曠官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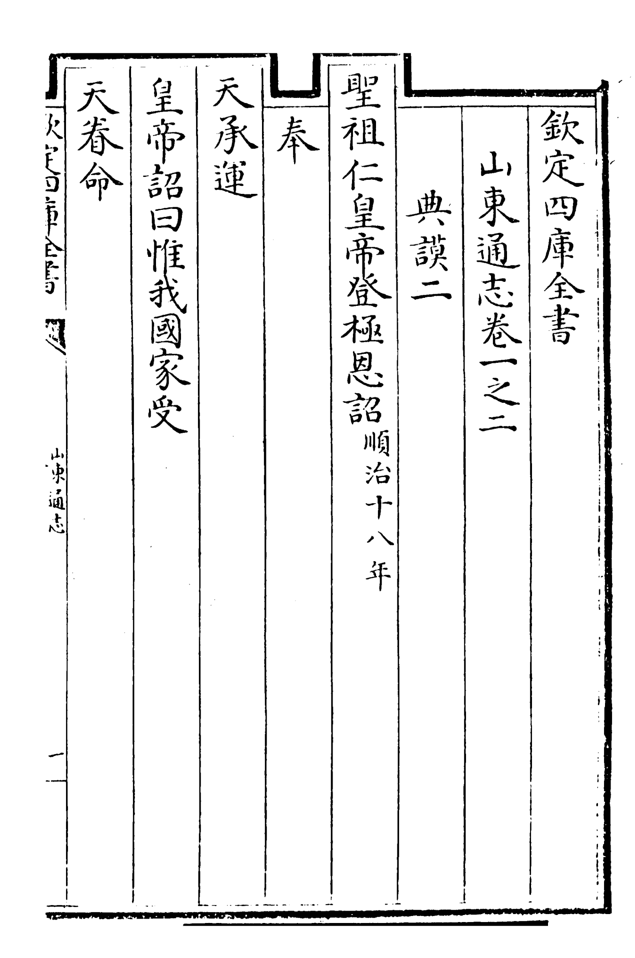
人君執八柄以馭其臣人臣持一心以事其主此千古不易之常經也是故得百庸臣不如得一能臣得百能臣不如得一盡心之臣蓋才有長短所命於天不可强而同也至於循分效忠之心無人不可以自靖審若是斯庶官無曠庶績咸熙矣夫君之有庶官也猶天然天有四時以成歲功人君有庶官以舉百職時失序則有愆伏之患官失職豈能免廢墮之憂哉乃自古來曠厥官者往往而有怠弛之人玩愒歲月徒取膴仕厚禄以

為光寵遂躭於逸豫不復策勵以樹立勳名此便已而曠官者也庸鄙之人碌碌取充位以為莫非王臣我何獨勞為於是隳國事於因循而泄泄然曾無所表見於世此諉衆而曠官者也邪曲之人遐棄正業若不相涉然乃持智計以徇私則弗遺餘力逮王事埤我惟苟焉塞責不恤其他此背公而曠官者也忞傲之人雖才足有為而高自矜詡愜其意則殫力任之而不辭少拂抑焉即倦懈心生而故為不克勝任之狀此肆志而曠官

者也若人者以之治事則多敗事以之圖功則鮮成功
猶儼然號為人臣不大可恥耶甚則有放蕩之人矯語
清高以禮法為拘牽視簿書為鄙俗乃遺落一切而宅
其心於世事之表以縱情自娛如晉之王澄阮咸王尼
胡母輔之等浮誕相矜廢弛職業至於頹風敗俗名教
蕩然不更可歎息痛恨也哉昔魯公父文伯之母猶知
勉其子以考職序業而稱耆説禮之徒反昧此義是何
其智出婦人下也葢秩無論崇卑事無論大小職無論

重輕惟克既厥心始為有利於國之臣子不然靡祿素餐尸位溺職猶欲長保身名不即罪戾其可得哉夫君之馭臣爵之祿之予之置之生之凡以教忠奬善勵天下人臣之心耳至人臣自昧厥心因以負上之心然後必不得已而有奪之廢之誅之之事夫豈在上之初念哉於戲治亂之理在庶官敬勿之機在一心為人臣者奈何不察

山東通志卷一之一



欽定四庫全書

山東通志卷一之二

典謨二

聖祖仁皇帝登極恩詔順治十八年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惟我國家受

天眷命

祖功
宗德肇造丕基我
皇考大行皇帝盛德至仁英資大度纘承歷數統一寰區
恩澤洽於多方政教臻於上理方期邦國永底雍熙不
幸奄棄臣民遽升
龍馭顧兹大寶屬以藐躬朕煢煢在疚本不忍聞而諸王
貝勒大臣文武官員人等僉謂神器既已攸歸天位不
宜久曠堅請再三朕是以俯徇輿志勉抑哀衷於是月

初九日祗告

天地

宗廟

社稷即皇帝位仰惟

上天眷祐之篤

祖宗付託之隆凉德冲齡膺兹重寄敬圖覲光揚烈用紹

無疆之休其以明年為康熙元年與天下更始式衍舊

恩聿弘新化所有合行事宜開列於後各條款不能備載

康熙九年十月

上諭朕惟至治之世不專以法令為務而以教化為先其時人心醇良風俗樸厚刑措不用比屋可封長治久安茂登上理葢法令禁於一時而教化維於可久若徒恃法令而教化不先是舍本而務末也近見風俗日敝人心不古囂凌成習僭濫多端徂詐之術日工獄訟之興靡已或豪富凌轢孤寒或劣紳武斷鄉曲或惡衿出入衙署或蠹棍詐害善良萑苻之刼掠時聞讐忿之殺

傷疊見陷羅法網刑所必加誅之則無知可憫宥之則
憲典難寬念兹刑辟之日繁良由化導之未善朕今欲
法古帝王尚德緩刑化民成俗舉凡敦孝悌以重人倫
篤宗族以昭雍睦和鄉黨以息爭訟重農桑以足衣食
尚節儉以惜財用隆學校以端士習黜異端以崇正學
講法律以儆愚頑明禮讓以厚風俗務本業以定民志
訓子弟以禁非為息誣告以全良善誡窩逃以免株連
完錢糧以省催科聯保甲以弭盜賊解讐忿以重身命

等項作何訓廸勸導及作何責成內外文武該管各官督率舉行爾部詳察典制定議具奏特諭

康熙十八年六月

上諭食為民天必蓋藏素裕而後水旱無虞自古耕九餘三重農貴粟所以藏富於民經久不匱洵國家之要務也比以連年豐稔粒米充盈小民不知蓄積恣其狼戾故去年山東河南一逢歲歉即以饑饉流移見告雖議蠲議賑加意撫綏而被災之民生計難遂良由地方

有司各官平日不以民食為重未行申明勸諭之故近據四方奏報雨澤霑足可望有年恐豐熟之後百姓仍前不加撙節妄行耗費著各該地方大吏督率有司曉諭小民務令力田節用多積米糧庶俾俯仰有資凶荒可備以副朕愛養斯民至意爾部即遵諭行特諭

康熙四十二年三月

詔曰朕為天下生民主宵旰勤勞勵精圖治凡國家之休戚閭閻之樂利晷刻之間無不注意於此天下之大

兆民之衆朕誰欺欺天乎至今四十餘載親歴饑饉者不知其幾南北用兵者不知其幾人心向背者不知其幾天變地震者不知其幾自責凉德不能撫育履氷臨淵兢兢業業惟守仰頼

上天眷佑

祖宗厚德幸生創業未久之際方免墜失今海寓昇平年歳稍和生民俱已樂業邇來諸王大小臣工士庶因朕五旬輿情肫切屢請加上尊號朕堅意固辭不允所請

蓋朕不以名譽稱揚為尚惟以海内富庶為心是以屢
蠲賦役頻省刑罰總欲使老安少懷風俗淳厚漸幾於
康乂隆平之治近因淮黄告成乃東南要務再授方畧
望有善後朕不辭勞瘁親往閲視見畿輔山左江浙等
省耆老人民俱中心愛戴雖童穉亦咸歡欣瞻仰是知
民心皆一用是益深軫念視切如傷所以星夜回鑾兹
特大沛弘恩普施遐邇庶幾民生咸登壽域和協徧滿
寰區所有應行事例開列於後於戲安民則惠益弘逺

下之恩御衆以寬聿溥好生之德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康熙四十二年八月

上諭朕四次經過山東於民間生計無不深知東省與他省不同田間小民俱依有身家者為之耕種豐年則有身家之人所得者多而窮民所得之分甚少一遇凶年則已身並無田畝產業有力者流移於四方無力者即轉死於溝壑此等情狀爾東省大臣庶僚及有身家者亦當深加體念似此荒歉之歲雖不能大為拯濟若

能輕減所入田租以各贍養其佃戶不但深有益於窮民即爾等田地日後亦不致荒蕪如果民受實惠豈不勝謝恩千百倍耶這奏謝已悉所司知之

康熙四十九年

上諭朕膺

天眷祗承

列祖鴻庥統御萬方子育兆庶廑懷至治宵旰靡寧際海宇同風遐陬嚮化遐邇中外怗然衽席之安是皆仰荷

天地

祖宗福祐之所致也方朕八齡踐阼之初

太皇太后問朕何欲朕對臣無他欲惟願天下治安生民樂業共享太平之福而已迄今五十年矣惓惓此心未嘗一日少釋每思民為邦本勤恤為先政在養民蠲租為急數十年以來除水旱災傷例應蠲免外其直省錢糧次第通蠲一年者屢經舉行更有一年蠲及數省一省連蠲數年者前後蠲除之數據戶部奏報通共會計

已逾萬萬朕一無所顧惜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朝廷恩澤不施及百姓將安所施乎朕每歲供御所需概從儉約各項奏銷浮冒亦漸次清釐外無師旅饋餽之煩內無工役興作之費因以歷年節省之儲畜為頻歲渙解之恩膏朕之蠲免屢行而無國計不足之慮亦恃此經畫之有素也比來省方時邁已歷七省南北人民風俗及日用生計靡不周知而民所以未盡殷阜者良由承平既久戶口日繁地不加增產不加益日用不給理有

必然朕洞燭此隱時深軫念爰不靳數仁用甦民力明年為康熙五十年思再沛大恩以及吾民原欲將天下錢糧一概蠲免因衆大臣集議恐各處兵餉撥解之際兵民驛遞益致煩苦細加籌畫悉以奏聞故自明年始於三年以內通免一週俾遠近均霑德澤直隸奉天浙江福建廣東廣西雲南貴州各廵撫及府尹所屬除漕項錢糧外五十年應徵地畝銀共柒百貳拾貳萬陸千壹百兩有奇應徵人丁銀共壹百壹拾伍萬壹千兩有奇

俱著察明全免並歷年舊欠共壹百壹拾捌萬伍千肆
百兩有奇亦俱着免徵其五十一年五十二年應豁省
分至期候旨行
康熙五十二年三月
上諭朕五十餘年上畏下懼以敬以誠覃思上理且以
一心對越
上帝未嘗瞬息稍懈賴
昊穹之孚祜

祖宗之蔭庇邇來國家蓄積有餘民間年歲頻豐朕以涼德勉思

列聖體天順公處患操心數景運於休期洪基業於光顯夙夜氷兢宵旰靡遑屈指春秋今届六旬矣覽自秦漢以下稱帝者一百九十有三享祚綿長無如朕之久者朕之虛薄良深歎仄何敢少有倦怠有負孜孜圖治之初心況在位久者始勤終忽往往不能垂令名於後所以乾惕之懷彌殷深危之念愈切兾之承平歳久幅員

日廣戶口漸增風俗益薄朕與臣鄰夙夜在茲以剛健
中正惇大成裕謙尊有終持盈保泰猶恐未能豈自滿
假少有逸豫朕以天下為心天下當亦體朕之衷各矢
藎誠皆敦孝敬型仁講讓守己奉公務勤職業官僚胥
勸人士奮興使遐邇之均被小大之咸周以享昇平之
福此非朕之德乃
天地
祖宗之賜今朕式慰中外臣民之請博考典禮大沛膏澤

用稱朕躋世於仁壽之至意所應行事例開列於後於
戲錫民以福為皇極得壽之徵御衆以寬乃萬國咸寧
之本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康熙五十二年三月二十五日

上諭書稱文王善養老者孟子云五十非帛不煖七十
非肉不飽帝王之治天下發政施仁未嘗不以養老為
首務近來士大夫只論做官之賢否而移風易俗之實
政入孝出弟之本心未暇講究朕因今日之盛典特宣

此意若孝弟之念少輕而求移風易俗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矣爾等皆是老者比回鄉井之間各曉諭鄰里須先孝弟倘天下皆知孝弟為重此誠移風易俗之本禮樂道德之根非淺鮮也昨日甘霖大沛四野沾足朕心大悦爾等毋悮農時速回本地特諭

日講四書解義序

朕惟天生聖賢作君作師萬世道統之傳即萬世治統之所繫也自堯舜禹湯文武之後而有孔子曾子子思

孟子自易書詩禮春秋而外而有論語大學中庸孟子之書如日月之光昭於天岳瀆之流峙於地猗歟盛哉蓋有四子而後二帝三王之道傳有四子之書而後五經之道備四子之書得五經之精意而為言者也孔子以生民未有之聖與列國君大夫及門弟子論政與學天德王道之全修已治人之要具在論語一書學庸皆孔子之傳而曾子子思獨得其宗明新止至善家國天下之所以齊治平也性教中和天地萬物之所以位育

九經達道之所以行也至於孟子繼往聖而開來學闢邪說以正人心性善仁義之旨著明於天下此聖賢訓辭詔後皆為萬世生民而作也道統在是治統亦在是矣歷代賢哲之君創業守成莫不尊崇表章講明斯道朕紹

祖宗丕基孳孳求治留心問學命儒臣撰為講義務使闡發義理裨益政治同諸經史進講經歷寒暑罔敢間輟兹已告竣思與海内臣民共臻至治特命校刊用垂永

久爰製序言弁之簡首每念厚風俗必先正人心正人心必先明學術誠因此編之大義究先聖之微言則以此為化民成俗之方用期夫一道同風之治庶幾進唐虞三代文明之盛也夫

讀大學

自古治道盛於唐虞而其所以為治之道即其所以為學之功後世聖人紹明厥緒以詔來者雖渺然千百載其大義微言豈有殊指哉大學首言明德新民誠不異

於堯典所言固可因以推論其符合之故而遡其所由致力之端矣堯典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大學之言明德新民曰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此所謂先聖後聖若合符節者歟其言克明峻德者統言之也猶大學言明明德也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者分言之也而堯典闕然未明其義蓋嘗以是而求之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則其

所以致力之端不外是矣夫曰惟危曰惟微則辨之不可不早辨所貴致其知矣曰惟精則格物之謂也知之既極其明則守之貴極其誠曰惟一則誠意之謂也以至正心修身皆主於一而允執厥中之義以全繼此而家齊國治天下平胥於是受裁成焉孰謂十六字之心傳不可以括大學之全書歟朕於帝王修己治人之道雖日加自勵而未之有得念大學所由致力之端而合之堯典以明其義云

日講易經解義序

朕惟帝王道法載在六經而極天人窮性命開物前民通變盡利則其理莫詳於易易之為書合四聖人立象設卦繫辭焉而廣大悉備自包犧神農黃帝堯舜王天下之道咸取諸此蓋四書之文禮樂之具春秋之行事罔不於易會通焉漢班固有言六藝具五常之道而易為之原詎不信歟朕夙興夜寐惟日孜孜勤求治理思古帝王立正之要必本經學嘗博綜簡編玩索精蘊至

於大易尤極研求特命儒臣彚考諸儒註疏傳義撰為解義一十八卷日以進講反復卦爻之辭深探作易之旨大抵造化功用不外隂陽而配諸人事則有貞邪淑慝之别運數所由盛衰風俗所由治亂君子小人所由進退消長鮮不於奇偶二畫屈伸變易之間見之若乃體諸躬行措諸事業有觀民設教之方有通德類情之用恐懼修省以治身思患豫防以維世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而治理備矣於是刋刻成書頒示天下朕惟體

乾四德以容保兆民且期庶司百執事矢於野渙羣之公成拔茅允升之美則泰交媲於明良而太和溢於宇宙庶稱朕以經學為治法之意也夫

周易折中序

易學之廣大悉備秦漢而後無復得其精微矣至有宋以來周邵程張闡發其奥惟朱子兼象數天理違衆而定之五百餘年無復同異宋元明至於我朝因先儒已發之微旨或有妄參已見漸至啓後人之疑朕自弱齡

留心經義五十餘年未嘗少輟但知諸書大全之駁雜
非專經之純熟深知大學士李光地素學有本易理精
詳特命修周易折中上律河洛之本末下及衆儒之考
定與持論之不可易者折中而取之越二寒暑甲夜披
覽隻字片句斟酌無遺康熙五十四年春告成而傳之
天下後世能以正學為事者自有所見歟

日講書經解義序

天生民而立之君非特予以崇高富貴之具而已固將

副教養之責使四海九州無一夫不獲其所也是故古之帝王奉若天道建都樹屏以立其綱設官置吏以張其紀經天緯地以盡其才親親尊賢以弘其業黎民阻饑而為之教稼五品不遜而為之明倫為禮樂以導其中和為兵刑以息其爭訟事未然而預為之備患已至而亟為之驅蓋治天下之法見於虞夏商周之書其詳且密如此宜其克享天心而致時雍太和之效也所以然者蓋有心法以為治法之本焉所謂敬也誠也中也

敬則神明有主而物欲不能搖誠則孚信在中而偽巧不能間中則公正無偏而邪説不能移凡書中曰欽明曰寅恭曰祗懼曰廸畏皆敬之屬也曰允塞曰至誠曰一德曰惇信皆誠之屬也曰義制事禮制心曰沈潛剛克高明柔克曰寬而有制從容以和皆中之屬也性之者為堯舜禹文身之者為湯武高宗困而學之者為太甲成王悖而去之者為太康桀紂嗚呼心法之存亡治道之升降分焉天命之去留繫焉曷其奈何弗鑒朕萬

幾餘暇讀四代之書惕若恐懼爰命儒臣取漢宋以來諸家之說薈萃折衷著為講義一十三卷逐日進講兹特加鋟梓頒示臣民俾知朕仰法前代聖王志勤道遠然夙夜兢兢思體諸身心措諸政治以毋負上天立君之意夫豈敢一日忘哉是為序

二典頌 有序

粤稽伏羲始畫卦象而未有文詞倉頡造字而篆籀之傳亦多淹失上古文章之見於六經者殆無有先於二

典者矣朕服習尚書景慕勲華之德業莫牆見焉竊以為包羅千古之治術無有出其範圍者朝夕涵濡用自勵勗爰作頌曰

煌煌二典邃古所傳乾綱坤維嶽峙星躔如海負地如日麗天六經諸史肇闢厥先欽明濬哲恭讓塞淵至德在躬光被八埏寅餞授時法創璣璿後之儀象咸取則焉巡嶽考績疇咨簡賢後之命官率循罔愆文質而與事簡以全高明博厚治象歸然夏商而降踵武鴻編支

分派别謨誥丕宣散為萬象流為百川仰瞻帝典若陟泰巔伊予夙夜誦習有年望洋測海弗憚精研遥遥統緒深愧仔肩永言兹頌躬自陶甄

日講詩經解義序

昔者虞廷命后夔為典樂之官以教胄子首詔之曰詩言志則詩之為教所從來遠矣蓋人性情之發不能無所寄託而詩則兼備六藝諷誦吟咏之間足以觀感而興起者莫善於此故曰温柔敦厚詩教也自夫子删定

而後三百之旨粲然其採之里巷者則為風陳之朝廷者則為雅薦之郊廟者則為頌觀其美刺而善惡之鑒昭矣觀其正變而隆替之治判矣觀其升歌於廟朱絃象管之所唱歎而祖功宗德之具在矣千載而下猶得見江漢之遺風豳岐之故俗關雎麟趾之化睠睠七月之箴天保鹿鳴堂陛賡颺之盛清廟閟宮歌雍舞勺之章皆賴此三百之存安可不沈酣優渥於其間哉朕嘗思古人立訓之意既有政教典禮紀綱法度以維持之

矣而感通乎上下之間鼓舞於隱微之地使人從善遠
惡而不知優游順適而自得則必頼乎詩如天之生萬
物也日以暄之雨以潤之露以濡之雷霆以肅之而又
必宣暢八風以疏通而條達之然後萬類咸遂其生養
而無促迫矯强之獘故教至於詩而微矣治至於詩而
極盛矣朕志慕隆古淳穆之理崇奬詩教爰命儒臣輯
成詩經講義日進於坐隅朝夕觀覽凡立説一准於考
亭而旁蒐義藴兼及註疏博綜名物亦參爾雅又思夫

子平日雅言之教稱引誦説惟詩最多如大學中庸孝經篇末必引詩以詠歎之亦以見古人之斯須不離乎此也朕亦欲四海臣民謹思貞度以揚風扢雅之學偕進於温厚和平之教故序而頒之此則朕之所深望也夫

日講春秋解義序

朕惟春秋者帝王經世之大法史外傳心之要典也大義炳若日星而褒貶筆削微顯婉章非後世所能窺至

其立法謹嚴宅心一本忠恕因善惡是非而施予奪焉有正例有變例有事同而辭異有事異而辭同一人之身前後不相掩一人之事功過不妨殊如化工之肖物隨類付形未嘗有所容心於其間後之説經者或穿鑿深文或附會失實固難悉當聖人之心左氏親見聖人公羊穀梁及門子夏猶彼此牴牾駢駁互見何況去聖人日遠紛紜探索如漢唐以下董仲舒趙匡啖助諸家乎惟宋康侯胡氏潛心二十年事本左傳義取公穀萃

諸家之長勒成一家之書雖持論過激抉隱太嚴未必當日聖心皆然要其本三綱奉九法明王道正人心於春秋大旨十常得其六七較之漢唐以後諸家優矣朕萬幾之暇研精六經竊有慨於春秋經聖人手定其襃鉞本乎王章刑賞原於忠厚義例雖繁而其明白正大之旨必不如後之説經者委折碎細若此爰命儒臣撰集進講大約以胡氏為宗而去其論之太甚者無傳經文則博採諸儒論注以補之朕亦時有所折衷期歸於

一編輯成書朝夕省覽亦欲俾學者有所遵守其於經世大法傳心要典未必無少助云爾

春秋傳說彚纂序

六經皆孔聖刪述而孟子特言孔子作春秋左氏公羊穀梁三家各述所聞以為傳門弟子各衍其師說末流益紛以一字為褒貶以變例為賞罰微言既絶大義弗彰至於災祥讖緯之學興而更趨於怪僻程子所謂炳若日星者不因此而反晦乎迨宋胡安國進春秋解義

明代立於學宫用以貢舉取士於是四傳竝行宗其說者率多穿鑿附會去經義逾遠朕於春秋獨服膺朱子之論朱子曰春秋明道正誼據實書事使人觀之以為鑒戒書名書爵亦無意義此言真有得者而惜乎朱子未有成書也朕恐世之學者牽於支離之說而莫能悟特命大學士王掞纂輯是書以四傳為主其有舛於經者刪之以集說為輔其畔於傳者勿錄書成凡若干卷名之曰傳說彚纂夫春秋之作以游夏之賢不能贊一

詞司馬遷稱七十子之徒口授其傳旨而人人異端當時已無定論後之諸儒欲於千百年後懸斷聖人筆削之指不亦難乎是書之輯亦惟擇其言之當於理者雖不敢謂深於春秋而辨之詳取之慎於屬詞比事之教或有資焉是為序

讀周禮書後

周禮一書先儒信者半疑者半其疑者曰周衰諸侯滅去其籍自孔子時已不具至孟子時尤殘缺莫考故曰

其詳不可得而聞夫孟子當秦未燔書之前已不見周禮漢世焉得而有之且其大者莫如建官封建井田等事然東西都為地甚狹何得王畿道里四方各距千里宮府內外官制何得比夏商遂益萬倍五等封地何所并徙而能斥大九州溝洫井田鄉遂公邑何以利害同而法制異其為後儒偽造之書而非周公之舊也其信者曰周禮寓兵農則以井田定惟正則以什一教萬民則以鄉遂養士秀則以學校治天下則以封建其要有

六典八法八則九柄九貢九式之序其次有祭祀朝覲冠昏喪紀師田行役之條無不詳備周密雖其間細瑣職事或出後人附會然大體要所在非聖人創建不能也朕謂二說皆儒者讀書考究之言未可偏廢若夫帝王法古致治總在師其意而不泥其迹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夫損益者因時制宜之謂程顥曰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行周官之法度朱熹曰周禮是聖人姑為一代之法爾

到可用處聖人須别有權衡之道誠哉斯言夫泥其説而用之王莽王安石遂致流毒天下若師其忠厚之意以措諸紀綱法制之中則何遂不可比隆成周朕故以孔子及程朱之言為讀周禮法

日講禮記解義序

朕聞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為急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又曰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誠以禮者範身之具而興行起化之原也天之生人品類紛綸莫可

紀極聖人起而整齊之法於天則於地順於人達於時協於鬼神斟酌而損益以定其品節限制俾天下化其好逸惡勞之心而予以從善棄惡之道蒸蒸焉日蹈履於中正而不敢越蓋非有以強之也率乎其理之所安而已其綱有三百其目有三千大者在冠昏喪祭朝聘射宴之規小者在揖讓進退飲食起居之節循之則君臣上下賴以序夫婦內外賴以辨父子兄弟婚媾姻婭賴以順而成反是則尊卑易位等殺無章家未有能齊

而國未有能治者故曰動容中禮而天德備矣治定制禮而王道成矣嘗遐覽三代禹湯文武惇敘彛典以倡導天下而其時之諸侯秉禮以守其國大夫士遵禮以保其家下至工賈庶人畏法循紀以世其業嗚呼何風之隆哉朕企慕至治深惟天下歸仁原於復禮故法宮之中日陳禮經講習紬繹葢不敢斯須去也慨自嬴秦焚燒典籍禮乃滅亡漢興崇尚儒學禮經始顯傳之者十三家而戴德戴聖為尤著聖所傳四十九篇即所謂

禮記者是已迨程子朱子出表章學庸遂開千古道學之統其餘四十七篇雖雜出於漢儒亦皆傳述聖門格言有切身心要旨朕熟之復之靡間寒暑積有講義裒成全部弁以敘言用以無忘斯勤然豈徒效儒生佔畢云爾哉務佩服其訓詞而實體諸躬修措之邦國使百爾懷恭敬遜讓之誠兆庶凜撙節防閑之則德化翔洽上媲隆古庶乃愜朕敦崇禮教之意也夫

孝經衍義序

朕緬維自昔聖王以孝治天下之義而知其推之有本操之有要也夫孝者百行之原萬事之極書言奉先思孝詩言孝思維則明乎為天之經地之義人性所同然振古而不易故以之為己則順而祥以之教人則樂而易從以之化民成俗則德施溥而不匱帝王奉此以宰世御物躬行為天下先其事始於寢門視膳之節而推之於配帝饗親覲光揚烈誠萬民而光四海皆斯義也孔子教孝之言散見於冊籍而統會於孝經曾子以純

孝親承斯訓其辭約其旨遠條貫終始綜括羣論言孝之義於斯為備自顏芝藏本出於漢初考註箋釋代有其人如孔安國鄭康成皇侃邢昺輩無慮百餘家大約皆詁訓章句辨論古今文同異而求其推廣義蘊達之於萬事萬物而皆莫出其範圍者則尚未之備也

世祖章皇帝弘敷孝治懋昭人紀特命纂修孝經衍義未及成書朕纉承先志詔儒臣蒐討編輯倣宋儒真德秀大學衍義體例徵引經史諸書以旁通其說竊以仲尼

稱至德要道以順天下又曰教之所由生而後詳列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五孝此則一經之大旨亦猶大學之言明德新民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也是故衍至德之義則仁義禮智信之説備矣衍要道之義則父子君臣夫婦昆弟朋友之論備矣衍教所由生之義則禮樂刑政之屬備矣衍五孝而皆以愛敬為本明貴賤之所同也由天子之敬親推之則郊丘宗廟典禮之義備矣由天子之愛親推之則仁民育物撫綏愛養之義備

矣無非敬也無非愛也即無非孝也遞而至於諸侯之不驕不溢卿大夫之法服法言法行士庶人之忠順事上謹身節用何一非愛敬之義推而極之通於神明貫乎天地夫寧有涯際乎哉書成凡一百卷鏤板頒行並製敘言冠於簡端庶幾嘉與海内共遵斯路家修子弟之職人奉親長之訓協氣旁流休風四達以成一代敦厚鴻龐之治斯則繼述光烈尊經崇本之意也夫

性理精義序

朕自沖齡至今六十年來未嘗少輟經書唐虞三代以來聖賢相傳授受言性而已宋儒始有性理之名使人知盡性之學不外循理也故敦好典籍於理道之言尤所加意臨莅日久玩味愈深體之身心驗之政事而確然知其不可易前明纂修性理大全一書頗謂廣備矣但取者太煩類者居多凡性理諸書之行世者不下數百朕嘗病其矛盾也爰命大學士李光地詮擇進覽授以意指省其品目撮其體要既使諸儒之闡發不雜於

支蕪復使學者之披尋不苦於繁重至於圖象律歷性命理氣之源前人所未暢發者朕亦時以己意折中其間名曰性理精義頒示天下讀是書者自有所知也已

寛嚴論

昔子產之論政也曰惟有德者能以寛服民其次莫如猛斯殆為鄭言之耳要非致治之本論也致治之本在寛仁今夫天化育萬物生之以春長之以夏成之以秋藏之以冬陰陽消息四序代嬗而其道歸於生生為用

仁愛為極夫豈春夏寛而秋冬嚴歟古之聖王知其然體上天仁愛之心出而御物德以道之政以齊之刑以範之惟務化民於善閑民於義而已不忍制民以術怵民以威也是故五刑之屬三千皆本惻怛之心以出之而非慘刻峻削之為也夫物剛則折絃急則絶政苛則國危法峻則民亂反是者有安而無危有治而無亂三代之成事無論已秦用李斯挾荀卿之學行督責之令不數年而秦亡漢高以寛大為政入關而萬民大悅光

武以柔道治天下而王業用興唐太宗聽魏徵之言崇尚教化而幾致刑措是古之帝王以寛得之者多矣未聞其以寛失也若後世祖述申韓之徒有謂民驕於愛聽於威非嚴不足以集事不知衰世之主百度廢弛馴致淪敗者其失在紀綱廢弛詎寛之謂哉朕撫綏元元期以純王之道化民成俗凡束濕之政弗敢庸也苛察之明弗敢尚也恐恐焉日慮其刑之重而德之薄夫寧忍從事於猛緻書曰克寛克仁彰信兆民詩曰不競不

緌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禄是遒詩書之言朕之蓍鑑矣

慎刑論

聖人之治天下有禮有刑禮也者所以勸民之為善也刑也者所以禁民之為非也五倫以為準三物以為防漸而摩之優游而自化之邪慝不作比戸可封聖人之心豈不甚愜而勢有不能於是制為刑罰以驅之於後使天下之人懔然有所畏而不入於非彛是刑之設也

聖人之所不得已也其輕者傷肌膚重者戕性命天下之慘痛至刑罰極矣聖人在上不能使天下無刑人而政平訟理一民一物卒無顛連困苦之虞者則惟此慎刑之道得也夫生人之性有善而無不善陷溺既久匪僻乘生一旦麗於郵罰雖欲悔之固無及已故聖人之慎刑所以全民衷也雨露雷霆天之所以成歲功也而一歲之中雨露時行雷霆之用不數數見焉故聖人之慎刑所以順天道也在易之噬嗑其象為明罰勑法而

即繼之以賁曰無敢折獄豐之象為折獄致刑而即繼之以旅曰明慎用刑噬嗑上離下震豐上震下離於義為明為斷而賁與旅皆有艮體於義為止聖人之意以為用刑之道貴乎明斷相資而必本之於至慎聖人之心如此其昭然而可覩也然則慎刑者所以止刑也書曰刑期無刑其謂是歟朕嘗謂欲天下之治必使刑獄清簡者誠有見於此也葢惟刑慎則不濫善人無誤羅文網之懼刑慎則必當不善者無僥倖茍免之心天下

雖大天下之民雖衆使為善必蒙福澤為不善必不可倖免則是非別白大道昭明會極歸極是訓是行而刑措不用矣

學校論

治天下者莫亟於正人心厚風俗其道在尚教化以先之學校者教化所從出將以納民於軌物者也是以古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人生八歲自王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元子

衆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葢自家至於國莫不有學自天子至於庶人莫不學自幼至於長莫不有學凡學有詩書禮樂以為之本干戈羽籥以為之文父子君臣長幼之道於是焉觀之六德六行之教於是焉取之所以淑其耳目手足之舉措而養其心以復其性以為修己治人之大者可謂備至矣是以當時之君子履信思順以事其上小人亦皆樂循禮而恥犯法俟撻不事而至治以興後世學校寖

廣博士之途寖繁所以立教之方失先王之遺意士之遊其中者直以為利禄之階欲期道德之一詎不難哉且夫今之所謂教者誦讀焉而已爾而又弗實致其力以防其放僻邪侈之心使氣之充而識之明以漸求復其性其何以為修己治人之道哉故曰教隆於上化成於下教不明於上而欲化成於下猶却行而求前也教化者為治之本學校者教化之原欲敦隆教化而興起學校者其道安在在務其本而不求其末尚其實而不

務其華以内行為先不汲汲於聲譽以經術為要不屑屑於文辭如是則於聖人化民成俗之道庶乎其有當也夫

居敬行簡論

觀民氣之靜躁而政之得失可知也觀政事之煩簡而治之隆替可知也上古之世淳淳悶悶執契而自平結繩而自治猗歟盛矣自禪繼相承創守代見張弛因革道非一端約而舉之其政簡者其治隆其政煩者其治

替此古今不易之理雖百世而可知也雖然此特就其所行者言之耳若夫宰治之原則有至要者存焉使操之本無而一以簡為主則任法之獘必傷於綜核省事之漸必流於叢脞秦之衡石程書晉之清言召禍其所失均也主之以至一本之以無私正心以窮理而是非不得淆其中虛已以知人而邪正不得熒其外夫然後見之措施清靜畫一無為而治事有不期簡而自簡者故曰君子之學大居敬

農桑論

嘗觀王政之本在乎農桑虞舜之命棄曰汝后稷播時百穀禹之告舜也曰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殷之考績羣辟亦曰稼穡匪懈周以農事開基至成王之世制禮作樂典章明備彬彬郁郁然周公所作瞽史所歌若豳風七月之篇其道于耜舉趾采桑載績之事反覆不置何前後聖同一指歟蓋農者所以食也桑者所以衣也農事傷則饑之原女紅廢則寒之原小民饑寒

迫於身而欲其稱仁慕義有無不競遵路會極其勢不
能朕嘗躬行三推以率天下農矣而敦實崇儉之令繩
督有司靡不加意宜乎薄海以內襏襫之衆比肩於野
杼柚之聲相聞於里庶幾古初醇樸之風乃逐末者未
盡息而錦繡纂組之文日盛也中夜求治惄焉慮之孟
子曰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旨哉斯言使天下之
民咸知貴五穀尊布帛服勤戒奢力田孝悌而又德以
道之教以匡之禮以一之樂以和之將比户可封而躋

斯世於仁壽之域故曰農桑王政之本也

王道論

治天下必審擇所以為治之道然後運之有本而措之也不勞葢得其道則一時無赫赫之功而久大之業可以永建而不拔不得其道則雖殫精敝形而終無以幾於治故治理之方不可不審也其要在仁義而已矣昔三代之盛也蠲煩去苛屏飾斥偽先躬行而後文告崇禮讓而緩刑罰優游漸漬不期效於旦夕迨積之既久

風俗日茂人心日醇大化敦龎號為上理此行仁義之所致也秦漢而下務為一切苟且之政以檢束其民民生其時亦皆匿情飾貌以應其上上下相蒙競趨媮薄治功之降遠不古若此則不行仁義之過也故曰仁以育之義以正之仁以育之所以養也義以正之所以教也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又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蓋言王道之成仁義之效也是以聖王在上制田里廣樹畜省刑而薄斂崇本而抑末使天下之

民家給人足有俯仰之樂而無阽危之患由是立庠序之制置慈惠之師修六禮以節其性播六樂以淑其情明七教以興其德蘇八政以禁其非當是之時六合之遠一家之積也四海之廣一身之推也天下之久安而長治猶泰山而四維之也其去夫驪虞之治不亦遠乎嗚呼天下重器也有天下大業也彼挈缾之智猶必暦之於至安況夫居重器而履大業者哉盍亦知所擇矣

勤儉論

嘗觀堯以執中之旨授舜舜以執中之旨授禹而孔子之稱禹曰無間然舜亦美其勤邦儉家蓋以禹之奉己簡薄而於天地祖宗生民數大事克備夫道以致其厚有合於中之旨焉夫崇宮室豐飲食美衣服此人心也其幾易溺敬天地孝祖宗拯民生此道心也其幾易怠溺則侈侈則嗜慾日荒怠則逸逸則理道日遠發於一心見諸天下而盛衰治亂之迹判矣傳曰私欲弘多則德義鮮少德義不行則邇者騷離遠者距違甚言奢之

不可不戒也至書載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又言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用諴和萬民伊尹之告太甲曰慎乃儉德惟懷永圖噫儉與勤之道盡之矣朕檢心省身常恐弗及故萬幾日御以自砥礪而宮中府中之用刻意損抑較之前代每歲所需十不及一雖不敢比於大禹文王之為君而兢兢勿侈勿逸之念恒欲化雕返朴袪肆崇敬以務幾乎道然人心危而道心微苟侈泰之私中於幾微勢必形於家國其弊有不可過者則慎

修思永尤執中之要道也歟

王道近民論

嘗讀詩至魯伯禽報政之事而深歎古聖人致治無他道也惟在因民之心而已矣周公之言曰政不簡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歸之旨矣哉非聖人何能語此夫民雖至愚且弱莫不各懐所欲順之則易與為治拂之則日趨於非此必至之勢也聖王知其然故因民之欲遂其生也予之以田里樹畜之資導之以農桑衣

食之術公旬有限而勿奪其時補助頻行而常惜其力然又念民心莫不好善而惡惡於是因其父子兄弟之愛發其孝友姻睦之良習之於黨塾申之於庠序俾愚者安身於襏襫而婦饁夫耘晝茅宵索終歲勤動而不以為勞其秀者則釋耒耜而敦詩書被服儒雅日華華於俎豆鐘鼓之間而不覺或有不率者設為法制以整齊之立為刑辟以董戒之要皆示之以不得不然而非耑恃此以為遷善去惡之具也唐虞之世敬敷五教而

外服就流宅之刑大率有其名而不用者爾故臯陶之稱帝德曰臨下以簡御衆以寛又曰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夫民至不犯其治蔑以加矣而實感格於好生之主德斯豈非用簡與寛之效哉降自三代漢之文帝唐之太宗咸遵斯道故一時幾於刑措其他英察者或流為束濕綜核者或入於煩苛法令滋章馴致衰亂此皆未明於易簡近民之道者也易曰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而大學之言

絜矩本之以所好所惡孟子之原得民心亦歸之於與聚勿施合聖賢諸説推之德不外因民之心以為準然則易簡者近民之實而近民者王道之旨歟

業廣惟勤論

葢聞天運於上則四時不忒而歲功成故自開闢以來陽變陰合屈伸往來無一息之或停而後氣化周流亭毒萬物高下散殊俾之各得其所行健故也代天工以理萬物者亦若是而已矣周官之戒卿士曰業廣惟勤

即虞帝之廷賡歌交贊亦曰率作興事屢省乃成書又曰弗謀胡獲弗為胡成聖賢之言固先後同揆也國家稽古建官雖職有繁簡秩有崇卑而設一官則必有一官之事規條待其整理吏胥式其言動百姓視其董率要未有不以黽勉奮迅而成惰窳偷安而敗者也古之官箴曰卿大夫朝考其職晝講其庶政夕序其業夜庀其家事而後即安豈不在於能勤哉惟勤則能豫豫則臨事有寬裕之體而不困於煩劇惟勤則能審審則事

機有坐照之明而不至於闒汶惟勤則志氣日新而可以振闒冗之習惟勤則心思日用而可以生智勇之才以之治事則官無廢事以之臨民則民無失職業之廣也斷在乎是此固庶司百職所同然而況卿士為振綱挈領之人尤所當自勵者哉推而廣之凡士農工賈皆各有當勤之業士而不勤則學殖落而日即於荒陋矣農而不勤則耕穫失其時八口不能飽矣工賈而不勤則居肆之業荒懋遷之功弛無以牽車牛而致洗腆矣

尚何以望其業之成哉朕嘗覽古人之言曰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又曰不寶尺璧而寶寸陰實惟勤之一言通貴賤上下而一之者也故因而論列之

廉靜論

嘗讀漢詔有曰吏不廉平則治道衰又曰俗吏矯飾外貌似是而非安靜之吏悃愊無華日計不足歲計有餘善哉廉靜之言立身行已之大端制事理物之要道凡為學者皆宜然也况人臣之策名委質任職臨民者乎盖

禮義廉恥管子所謂國之四維夫廉者四維之一而已矣然未有秉禮守義知恥而不廉者也自為吏者有貪私之實而後重廉潔之名故尤以廉為貴何則廉則有所不取有所不取則有所不為凡無禮無義無恥者皆所不為者也吏茍廉矣則奉法以利民不枉法以侵民守官以勤民不敗官以殘民民安而吏稱其職矣吏稱其職而天下治矣故吏尤以廉為貴也夫有所不取之謂廉有所不為之謂靜惟廉故靜未有不廉而能靜者

也既能亷而靜矣則有所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舉凡利於民者行之必力病於民者除之亦必力事治而民安無非靜也夫豈優游自私保利禄而不恤民事之謂靜乎故凡博安靜之名不可謂之真能安靜猶之博亷平之名者不可謂之真能亷平者也昔人有言曰古之清勤為國修政令之清勤為已修名夫為國修政者忠於君為身修名者私於已臣之事君與君之待臣貴其私於已乎故願天下為真亷吏斯能為真安靜之吏盖久

矣廑於懷也因讀漢詔故遂論之如此

訓飭士子文

國家建立學校原以興行教化作育人材典至渥也朕臨馭以來隆重師儒加意庠序近慎簡學使釐剔弊端務期風教修明賢才蔚起庶幾棫樸作人之意乃比來士習未端儒效罕著雖因內外臣工奉行未能盡善亦由爾諸生積痼已久猝難改易之故也兹特親製訓言再加警飭爾諸生其敬聽之從來學者先立品行次及

文學學術事功原委有序爾諸生幼聞庭訓長列宮牆朝夕誦讀寧無講究必也躬修實踐砥礪廉隅敦孝順以事親秉忠貞以立志窮經考義勿雜荒誕之談取友親師悉化憍盈之氣文章歸於醇雅毋事浮華矩度式於規繩最防蕩軼子衿挑達自昔所譏苟行止有虧雖讀書何益若夫宅心勿淑行已多愆或蜚語流言脅制官長或隱糧包訟出入公門或唆撥奸滑欺孤凌弱或招呼朋類結社要盟乃如之人名教不容鄉黨弗齒縱

倖逃褫扑濫竊章縫返之於衷能無愧乎況乎鄉會科名乃掄才大典關係尤鉅士子果有真才實學何患困不逢年顧乃標榜虛名暗通聲氣夤緣詭遇罔顧身家又或改竄鄉貫希圖進取囂凌騰沸罔利營私種種弊情深可痛恨且夫士子出身之始尤貴以正若茲厥初拜獻便已作姦犯科則異日敗檢踰閑何所不至又安望其秉公持正為國家宣猷樹績膺後先疏附之選哉朕用加惠爾等故不禁反復惓惓茲訓言頒到爾等務

體朕心恪遵明訓一切痛加改省爭自濯磨積行勤學以圖上進國家三年登造束帛弓旌不特爾身有榮即爾祖父亦增光寵矣逢時得志寧俟他求哉若仍視為具文玩愒弗儆毀方躍冶暴棄自甘則是爾等冥頑無知終不能率教也既負栽培復干咎戾王章具在朕亦不能為爾等寬矣自玆以往內而國學外而直省鄉校凡學臣師長皆有司鐸之責者並宜傳集諸生多方董勸以副朕懷否則職業弗修咎亦難逭勿謂朕言之不

預也爾多士尚敬聽之哉

督撫箴

芒芒方域分理需人岳牧之選實惟重臣寄以封疆千里而遠地則星羅令猶風偃控攝文武統御官司繩違糾慢宣德布慈廉善是旌貪黷毋宥小眚是矜吞舟毋漏彼昏而墨日削月朘或市徇縱以恣矯虔澤不下殫民隱罔恤政廼不和為時蠹賊曽是源濁而流則清曽是表正而景則傾職汝之由是曰曠墜軫我元元保釐

奚賴天命天討我不敢私勗哉有位敬聽箴辭

守令箴

五等封建古今異宜郡縣之制百王同規壤地磐牙提封綦峙大者一州小則百里有社有稷有民有人守令何職職兹拊循勸農課桑宣條設教偃風以德從星惟好毋營筐篋毋急簿書悃愊之治歲計有餘莫高匪天而卑其聽莫愚匪民而智其性民不可掩天不可欺一之不慎而戚自詒稽古治效嘉禾瑞麥勉能其官紹休

前迹

河臣箴

自古水患惟河為大治之有方民乃無害禹疏而九平成攸賴降及漢唐決復未艾漸徙而南宋元滋溢今河昔河議不可一昔止河防今兼漕法既弭其患復資其力矧此一方耕鑿失職澤國波臣恫瘝已極肩茲鉅任曷容怠佚毋俾金隄潰於蟻穴毋使田廬淪為蛟窟毋徒糜國帑而勢難終日毋虛勞畚築而功鮮實務圖

先事盡利導寧策莫悔後時飾補苴術勿即私而背公勿
辭勞而就逸惟潔清以自持兼集思而廣益則害無不
除績可光册示我河臣敬哉以勗

漕臣箴

國家定鼎㑹極幽冀歳漕東南積偫惟備舳艫銜尾數
百萬計轉輸有程貴以時至專設重臣式董厥事我徒
我旅亦云孔勩尚其寛恤厚彼糗粻尚其撫綏摩彼痾
痒毋借空名耗閭左藏毋踵陋習損經制常爾克持廉

則吏罔弗𢧵吏克守法則軍罔弗康軍既樂康兢翫以將孰困而逋孰盜其糧官茍剝之用飽己橐下復效之鼠雀昌防濡滯河干如稻集蝗總計而論蝕我太倉國儲民食毋乃兩傷爾膺斯任莫忝王章

提鎮論

武臣之職建威銷萌星羅棊布以壯干城韜鈐宜裕紀律宜明拊循宜至訓練宜精計安黎庶爰設五兵易言畜衆詩詠求寧閭閻柰伍勿擾吾氓山無伏莽海絶長

鰥民恬耕鑿惟爾之能饋餉時給毋致呼庚爾能廉潔衆以飽騰拔醪飲河古史所稱惠逮卒伍忠愛乃生如捍頭目如衛父兄羣心從違視爾攸行文武輯睦毋相抗衡軍民調劑務持其平朕親簡閱黜陟有程下逮偏裨選授匪輕才勇必錄窳惰必懲矧爾大帥節鉞是膺宜體朕意勉竭股肱

東巡出都作 康熙二十三年

閶闔來天風玉仗排雙鳳喬嶽聳高標巡方翠華動

次德州即事

近郭人烟集遥天月上初新寒添夜漏不寐坐看書

九河故道

野樹迷深岸荒荆露浅沙還思乘四載豈效泛浮槎

平原

冬晴栁葉未落潦盡寒潭初清龍鑣千騎萬騎雁隊一聲兩聲

渡濟水

曉渡更臨濟水野風時捲霓旌幾曲寒流蕩漾十月輿梁始成

巡幸東魯黎庶擁馬瞻拜命訶警者弗禁得以察其疾苦

東來端為重民生不事汾陰泰時名井里儼存循國俗田疇還憶歷山耕暫寬羽騎鈎陳衛一任村童野老迎敢道邇言勤訪察止期治理得輿情

趵突泉

十畝風潭曲亭間駐羽斾鳴濤飄素練迸水濺珠璣汲杓旋烹鼎侵階暗濕衣似從銀漢落噴作瀑泉飛

登濟南城望華不注

百雉城臨濟水隈雲山環拱接青萊更看瘦削孤峯色獨立亭亭秀作堆

登岱

巖巖岱嶽高無極攀陟逶登最上頭路轉天門青靄合峯迴日觀白雲浮振衣截嵲凌千仞騁目蒼茫辨九州

欲與臣鄰崇實政金泥玉檢不須留

百丈崖觀瀑

懸崖千尺響奔湍磵道嶒峵動石瀾彷彿青天有風雨

松陰漠漠逼人寒

岱頂對月

夜宿喬岳巔緲縹近雲闕孤高絶塵翳天外見明月不

聞城市喧惟聽空籟發開軒肆遐覽萬象爭突兀對此

心悠然清夢自超越

汶水吟

汶水潺潺清似玉石澗縈紆行躑躅連山百里入萊蕪松栢綿蒙冬尚綠

蒙陰曉雪

一片寒雲向曉封雪花應候慰三農馬蹄碎踏瓊瑤路隔斷蒙山頂上峯

沂水

板橋緹騎度沙岸野舟移想像二三子浴沂春暮時

泉林寺即子在川上處回鑾

偶從川上駐行旃密樹重林帶野烟俯仰古今成一轍源泉晝夜尚涓涓

途中長至

旌門已報黄鍾節六琯葭飛律未殘䨪䨪占雲書太史瑲瑲執玉憶郊壇陽升一綫宫中日氷合重淵野外寒景福

重闈應有慶晴光捧處是長安

南巡再過濟南康熙二十八年

六御重經歴下城頻將疾苦問蒼生肩摩轂擊風猶在土沃農恬世久平戶戶春燈佳節過時上元次日村村社鼓樂郊盈韶年漸布陽和澤淑氣晴光伏外横

觀珍珠泉有序

濟南多名泉趵突珍珠二泉爲最昔經過趵突曾賦篇什今臨珍珠泉上愛其澄澈題曰作霖

一泓清淺漾珠圓細浪潆洄小荇牽偶與諸臣閒倚檻

堪同魚藻入詩篇

經泰山之麓 并序

曩于甲子冬日登泰山之巔覽秦漢以來故蹟俯眺寰區凴臨滄海今兹南巡復税駕山麓因望岱宗而展禮焉

聳巘高峯記昔攀春回瀑水響潺潺萬層石級雲霄上千里烟村縹緲間暫駐猶然思往事凴陵直欲小人寰朱旗翠葆疎林外已見巍巍俯衆山

自宿遷解纜一日夜達山東境回鑾

千里南程幾日回輕舟直下泝濚洄天風更假帆檣便一夕山東境上來

春晴舟中作

野水漫漫野岸長幾行嫩柳帶斜陽不知春色來多少但覺飛花處處香

途次書懷

長樂

慈顔兩月違白雲迢遞戀晴暉輕舟不繫兼程進應話民風坐漏稀

親閱運河堤

舊歲陰霖勝憂勤億兆難析津通鵲渚形勢接桑乾物理常求治朝堂亦自安運堤久未整岸堰最宜完夾道黎民悦沿河老幼歡雲容隨豹尾暑氣擁仙鑾九醖賢人酒三漿龍鳳團匡牀搜典誥流水奏幽蘭櫂響逼前駕漁歌進小灘去回四百里舟次五雲端

三渡濟河即事 康熙四十一年

淑氣霓旌繞光風拂濟川曾經三次渡未若十年前疾苦勞宵旰深恩頼保全頗知民食重安撫責臣賢

趵突泉留題源清流潔四字

突兀泉聲湧淨波東流遠近浴羲和源清分派白雲潔不慮浮沙汚水渦

夜登泰山

日斜登泰岱巔腹隅層霄深夜回鑾處便忘石磴遥

見泰安等數州縣飢民亟命設法賑濟
東路行輦到人食正薦飢呼庚兒女盼宸遊衆所依村
中皆菜色散去掩柴扉救荒先發穀轉漕迅如飛兩旬
無多日有司報民歸地丁既已貸私派務全希盡力專
邦本留意欲國肥麥秋猶可望黎民其庶幾
東八㠶舟遇順風志喜回鑾
千里程遥數日還岸迴轉轉抱清灣雲帆不用荃橈力
喜志恩從大内頒

閱兩河告成事畢因有恩詔星夜回京至天津書懷

閱河臨南國飛旆轉金臺不畏中宵困豈因華祝催千秋明鏡鑑萬壽鄗霞杯沐雨櫛風緊恩從渙汗開

過臨清閘 康熙四十四年

岸轉蒲帆速檣回樹影低波傾閘勢險溜急浪聲齊連歲歌雲漢今春釋慘悽往還為赤子注意在黔黎

南巡舟行會通河襍詠四首

風勁寒猶在低蓬抵博平麥畦青遍野方憶近清明

三載齊民饑多方濟一喘後先益在兹晷刻心難遣

遲日雲烟靜芳春膏澤多時暘時雨望祝稔並祥禾

案讀臨清流澄懷夕景悠勅幾逢事少吟咏敢忘憂

乙酉南巡迻閘觀麥少雨上巳日抵微山湖口閘

春雨大霈因賦五言近體一首以志喜

農事遍東阜心閒不自勞閘添濟運水風送逐漁篙雨

罩湖光隱春深日影高遥觀兩岸麥樂志賦輕舠

德州 康熙四十八年

長河絶流澌曉坐寒仍肅若使居深宮安知有冷燠

東昌道中

陌草稀疎緑未囘水村近午暖微催萬人争向船頭望多是喁喁待澤來

舟過濟寧

濟水平分南北流山桃花綻古墟頭粼粼碧浪層層樹便覺春風起櫂謳

過八㡉囘鑾

宛轉河形一線通瀦流疊石賴人功天庾歲歲關飛輓全在隨時啓閉中

仲子廟

河口孤祠在千年祀典存當階松半偃繞碣蘚堪捫懷古題新額遺風想聖門行舟清晝永岸草採芳蓀

途次端午

蕤賓逢夏律午日俯澄流黃鳥林中變新蒲岸外稠宫筵傳綵縷仙酒泛丹榴遥憶蓬萊上垂楊蔭御溝

鳳舸南廵往復歸夏禽拂水避雲旂川平桂櫂何須舉風正蒲帆疾似飛雞犬滿村人足食繭絲入市戶充衣閑閑陌上晴曛好暇覽時光暢萬幾

山左道中

青天竦峙翠雲濃端坐船頭眺岱宗憶上崇隆最高頂非探芝檢效東封

望岱憶舊

闕里重修思欲一往以天氣日暑急奉

慈輿北歸未得瞻視紀詩八韻

廣殿丹青煥飛甍黼藻新思排仙馭往却奉

翠輿辰仰慕尼山側興懷泗水濵存心惟志道勉力事依

仁望斗知非遠升堂念每惇廡松麀鼠長階檜益苔皴

過魯時逢夏歸帆罷問津迢迢曲阜路沿泝幾勞神

見途中夏麥將熟志喜

江澥淮壖道已周歸看東省麥盈疇雨滋膏潤麥多秀

早慶今年大有秋

謹按虞書終以帝歌關雎關於雅頌誠以帝王綸綍所宣皆有裨於世道人心千百載奉為典型也故師其意而倂紀之

山東通志卷一之二